



贺旭志 著

梦仙的婚事

Meng Xian De Hun Shi

中国文史出版社



作者简介

贺旭志笔名池北村，1929年1月出生，河北深州人。1960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衡水师专教授，河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编著有《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两汉职官辞典》、《前四史职官辞典》；翻译注释方面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释》（先秦编上下册）、《古文注译》（上下册）、《后汉书百官志今注译》、《文白对照全译前四史》（合译）；教材教法方面著有《青年教师之友》；写作方面著有《写作知识》、《作文浅识》；文学创作有长篇章回小说《仙桃山传奇》，短篇小说集《杜十娘后传》、《池北村诗歌选》；另外还有《池北村短文集》等。

序

我院贺旭志教授(笔名池北村),是个多才肯干的人,他的学术著作很多,仅给国家填补空白的就有《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两汉职官辞典》、《前四史职官辞典》;在教学方面著有《古文注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译》、《写作知识》、《青年教师之友》等;在创作方面有《池北村诗歌选》、长篇章回小说续西游记《仙桃山传奇》和这次出版的池北村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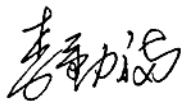
这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的 16 篇作品,就内容的时代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封建时期的,如《杜十娘后传》写的是杜十娘跳江后被一个外号水底虾的渔民江涛救活,后来两人结婚,生了一男一女,组成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二、建国前后的,如《许家秘史》和《血尸案》,前者是写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汉奸卖国贼许东洋大学校长,他帮助日本鬼子杀害了许多革命青年,奸污了许多美丽的女学生,谁若是不从他,就以“赤色分子”为名让日本兵杀死;后者是写日本投降后,一贯道徒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三、近年的作品。有的是写黑社会的害人,有的是写腐败子弟为所欲为,有的是写“官报私仇”,有的是写光占便宜不吃亏而结果却吃了亏;有的是写爱情至上;有的是写“新潮派”的大学生等等。

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讲,好象一个雕塑展览厅,有颇具正义感而

且敢做敢为的青年渔民,有美丽而足智多谋的打工妹和俏老板,有
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女大学生,有聪明美丽带领全村致富、而又颇具
孝道的桃花仙子,但也有因虐待丈夫而导致家庭破裂的少妇。

就内容说,有歌颂,有批评,也有揭露,但无论哪方面,作者都
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倾吐心声,在作者的笔下,清浊分
明,只要阅读,就有收益,就能得到美的享受。

衡水师范专科学校 校长



2004年6月6日

目 录

杜十娘后传	(1)
不看重名分的女大学生	(22)
打工妹复仇记	(31)
三凤服装店	(37)
仙姑客店	(49)
情殇	(61)
许家秘史	(70)
不吃亏和他的女儿	(92)
血尸案.....	(101)
祸从天降.....	(111)
压在胸口上的布鞋.....	(120)
商城女经理.....	(127)
梦仙的婚事.....	(144)
陈霸天和母老虎.....	(155)
母老虎后传.....	(186)
桃花仙子.....	(191)

杜十娘后传

话说杜十娘把一件件宝物扔进水中，然后抱着一匣珠宝跳进江里。这时旁边船上有位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一个猛子扎进水中，不一会便从水里出来，一只手抱着十娘，一只手夹着那小匣子，回到自己船上。大家定睛一看，那位救出杜十娘的英俊青年不是别人，是被沿江百姓敬佩的江涛，外号人称短剑水底虾。他一气能在水下呆一个时辰，一个猛子能扎三里地，手使一把短剑，锋利无比，他身轻如燕，蹦跳起来比猴子还灵，爱帮穷人，好打抱不平。他把杜十娘抱进舱去，不一会儿又从舱中出来，跳进水里。过了一会，只见他提着一个小口袋钻出水面，回到船上。箭一般地离去。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他是捞杜十娘扔进水里的珍宝，于是各船上会水的人争先恐后地跳进水里，去捞那些珍贵的珠宝。

在江边的小山坡上，绿树荫中，有三间破草房，房中有位五十来岁的大娘，眼中含着泪水，守在十娘的身旁。她的视线，被杜十娘那美丽而带怒容的脸吸住了。她不错眼珠地瞅着十娘。十娘那双美丽诱人的大眼睛微微动了动，接着便慢慢睁开，她见自己倒在床上，一位大娘守在她的身边，便吃惊地问：“我这是在哪里？您是……”

“姑娘别怕，这是我的家，我们不是坏人。我儿子江涛说你是个好人，怪可怜，不能这样死去，他便把你从水里捞了上来。”大娘说着便从破衣柜里抱过一个小匣子放在十娘眼前，说：“这是你的，还给你。”

十娘眼里含着泪花，仔细打量这位大娘，她觉得这位大娘，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十娘坐起来，环视着屋里问：“他哩？”

“谁？”大娘不解地问。

“你儿子，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什么恩人，谁能见死不救？咱们这些受苦人不互相救助，那些当官的、大财主、大富商，他们会来救咱们？他们恨不能把咱这些受苦人的血吸净！你看，没回答你，却说了这些废话。他临走时只是嘱咐我，在你醒过来之后让我好好照顾你？先养养身子，以后想到哪里去他送你去，他说有点急事去办，办完就回来。”

几天过去了，她们好像一家人，老人百般照顾十娘，十娘也帮老人做家务。这可不象在教坊了，她那洁白细嫩的双手总是不听使唤，尽管她什么都做不成，老人不仅不指责她，也从没表示过不高兴。闲下来时，他们也个自讲述过去的遭遇，大娘说：“我也有个女儿，不知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一说到这里，脸上的笑容全消失了，她含着眼泪说：“这附近有家姓富的，叫富布仁，是个官宦人家，有钱有势，连县太爷都怕他，他有个儿子，叫富寻德，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天从这里经过，见我女儿长得好看，便派管家送彩礼来，强行娶她为妾，他们扔下聘礼，便把我女儿抬走。那天我没在家，我回来后和他爹大闹了一场。万万没有想到，他却寻了短见，夜里便吊死在山坡的梅树上，”说到这里，她已哭的成了个泪人。十娘也跟着哭了。老大娘擦去脸上的泪水，接着说：“他抢去的那些姑娘，被他玩过一段时间后，便把她们卖到妓院；仅万花楼一家，就买了他家好几个。”

“娘，我回来了，十娘她……”说着走进屋来，望了十娘一眼，又回过头来看母亲，见两人脸上都有泪痕，是刚哭过，他停了一下，说：“别哭，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只是早晚的事，过去的事就别再想它了。姑娘你这么年轻，这么美丽，还愁找不到个如意郎君？”十娘见进来的这位救命恩人是这样强健英俊，心里想，‘这娘俩又都这样善良，将来若能有这么个和睦的家，那该多好。’她一边想，一边打量他，两只不听话的大眼睛，总不能离开他，现在听他说“将来还能找不到个如意郎君，”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羞湿地

低下头，却又不自主地偷看他。她由感激他，渐渐地有些喜欢他。她想……

“娘，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对她说。”

大娘正听着儿子和十娘说话，又见十娘的羞涩、高兴的表情，心里想：我儿子若能娶这么个媳妇多好。忽然儿子让她出去，她有些莫名其妙了。后来想：也许儿子有话单独对她讲，不愿让我知道，于是便高兴地说：“好，你俩说，我去做饭。”说着就出去了。

“我帮你做。”十娘说着下床也往外走。

“你别去，我有话对你单独说。”他说着拦住她。

十娘心里一愣，想：“他是不是要对我非礼。”不由地有些紧张，见他站着不动，没有那些花花公子的下流行动。又见他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她才慢慢地把心放回肚里，含情脉脉地说：“恩人有话请讲！”

“我给你带来了两件礼物？”

“我现在举目无亲，无家可归，还要什么礼物？”十娘说。

“不，这两件礼物你是要了的；如你不嫌我家贫穷、房屋破烂，你可以把我家当你的家，我会像对大姐一样对你。”

“谢谢您。您想送我什么礼物？”十娘问。

“你一看就知道了。走，我领你去看。”

“在哪里？你为什么拿来？”她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把我领出去卖掉？可是又觉得他不象那种人。忽然又自相怀疑：我不是看错过一次了吗？当初若不看错李甲，怎会有今天？于是她单刀直入地问：“你想领我到哪里去？是不是也……”她本想说，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卖掉，可是又一想，万一人家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伤心，会被人家赶出去，连个暂时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在这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又怎么办？假如他是个坏人，把话说穿，后果会更不堪设想。想到这里，那后半句她便咽了下去。

“哪里也不去，就在我家柴棚里。”

十娘更加糊涂了，怎么把礼物放在柴棚里？又一想，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反正又不出院。

她跟他来到柴棚，他从乱柴堆里拽出一条口袋，里边有两个西瓜样的圆东西，倒出来一看，是两个人头，一个是孙富的，一个是李甲的。

“这份礼物要吧？”他原以为她会高兴，会说许多感谢他的话，没想到却把她吓瘫了，那副喜人的笑脸，惊的有些吓人。

“你杀人了？”大娘问。原来大娘也跟着来到柴棚。

“是，就是他们逼得十娘跳江自尽的。他们这种人，只能用这种办法解决，指望官府，一万年也解决不了。”

“那你也不能杀死他们。”大娘说。

“不能，怎么不能，若不是我在场，十娘死定了。我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们，我姐姐不就是被他们这些人杀死的吗？”

“怎么？你姐姐被他们杀了？”大娘说着坐在地上，她觉得浑身无力，两腿发软，站不住了。

“娘，我姐没死，我扶你屋去。”他扶起老人，把她背进北屋，放在床上，说：“娘，你别难过，我姐没有死！”

十娘这时心乱如麻：她刚见到他时，觉得他英俊，见义勇为，浑身侠气，除感激他外，还有些喜欢他。现在已由喜欢变为“怕”，他竟敢杀人，这种人能托身于他吗？我是不是已落入虎口，我还能不能逃出去？可是又听他母亲说他姐姐被抢，今天他又说被他们杀死？又听他刚才说“我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们”，再想想李甲和孙富，也的确该杀。想到这里，她站起来回到北屋。坐在大娘身边，深情地望着她老人家。她想起她被卖离家时的情景，接着又想起在教坊，学弹唱挨打及逼她接客时的情景，这些，一幕幕地出现在她眼前。

几天过去了，十娘问老人家说：“江涛哥哥又出去跑船了，怎么几天不见他？”

“他见那天把你吓成那个样子，两只恐怖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怕你见了他害怕，先出去呆几天，等你想好去哪里时，他再回来送你。他走时说：你好好照顾她，就当照顾我姐姐，我姐和她一样，我救活了她，却没人救活我姐姐，你就当她是我的姐姐吧。我杀孙富和李甲，是为她报仇，也是为我姐报仇。再说，她在咱家不会久住，我们这种穷人家，不是她能住的地方。”

十娘听后，百感交集，我和他家非亲非故，他却能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我报仇，我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侍奉老大娘，为他生儿育女？想到这里，觉得脸上有些发热，抬头一看，大娘那双慈祥的眼睛正看着她。她先望着大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有些害羞似地低下头说：“我能住下来，我哪里也不去了，我侍奉你一辈子。”

大娘听了，笑着拉住她的手说：“你真是我的好闺女，我们相遇，这是缘分，这是菩萨故意安排的。”

“大娘，你给涛哥捎个信，让他回来，别躲着我。”

“好，我这就去找人给他捎信。”说着便出去了。

十娘又一个个地回忆那些薄情郎们：他们只是贪图我美丽，爱我这漂亮的脸蛋，哪是真心爱我这个人？别说人老珠黄了，就说如今这个李甲吧，我把心和身子全给了他，希望能和他白头到老，即使他父亲不让我进门，我这金银珠宝一辈子也用不完，他竟把我卖了。古人说，为富不仁，这话真对，这人富了就不仁，要仁，就富不了。她越想越觉得还是穷人家好，穷却有真情。又想到大娘还给她百宝箱，若是富人，他除了占有你，这百宝箱连见也不会让你见。”想到这里，她打开小箱子，取了俩金戒指，正好大娘回来，便递给大娘说：“大娘，你让涛哥拿出去卖掉，来添补生活吧。”

“不，不，我家虽穷，但能吃上饭，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大娘，你若不要，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愿叫我长期住下来。”大娘一听，心里说，这么好的姑娘，留还怕留不住呢，怎能不愿叫你长期住下来呢？想到这里，忙说：“我收下，我收下。”

“娘，我回来。”

“回来了好，刚才我还找人给你捎信呢？”

“涛哥，你回来了？”十娘从屋里出来说，说罢打了一盆洗脸水，端进屋去，说：“涛哥，你快来洗洗吧，看热得你……”

江涛家只有三间北房，十娘没来时，母子俩一人一间，母亲住东间，儿子住西间，十娘来后，江涛便搬到娘屋去了，让十娘住西间。今天，十娘把水端进屋，一次次叫他去洗，不去吧，辜负十娘的一片好心，且使人难看；去吧，又觉得不自然。他迟疑之后，还是去了。他洗脸，她拿着手巾站在旁边，他一洗完，她便微笑着递给他。

“还用这水不？”十娘问。

“不用了！”他说，十娘便端了出去。

“涛，你出来一下。”大娘说。

江涛来到娘屋里，见娘手里拿着两个戒指，还没等他问，娘就把事情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江涛听后说：“咱不能要，东西是人家的，我救她，是因为我同情她，不是为了金钱，若为了金钱，我当时不去救她，只捞金银，那些金银珠宝不都是咱的了！我救她，是觉得她这样死去太便宜那两个乌龟王八蛋。我顺便捞取一些金银，是因为她以后要用。她吃不了咱这种苦，不能靠劳动挣钱吃饭……”

他母子的谈话，十娘全听见了，这些话，坚定了她要为他生儿育女的决心。至于他说的她那些弱点，她觉得也是事实，她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改。

她一边收拾饭菜，一边听他母子谈话，他们谈完了，饭菜也摆好了，“大娘，涛哥，吃饭吧。”

饭桌上无话，各人想个人的心事。饭后，十娘抢着收拾碗筷，老人就不让，争执的结果，还是十娘回屋休息，大娘涮锅洗碗。

吃过饭后，江涛在娘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了说这几天在外的事。他见十娘点上了灯，便来外屋问：“十娘，你忙什么？”

“没忙什么，涛哥，屋里来坐。”

江涛一进屋，十娘忙站起来，把他让到床上坐下。“哥，你这几天忙什么？”

“没忙什么，瞎忙……”几句寒暄话后，他拿出她送的金戒指说：“这戒指我不能要，我家虽穷，吃饭穿衣的钱还是有的。这戒指是你的，只有你才佩戴它。来，我给你戴上。”说着就想拉她的手，当他的手接近她的手时，他又缩了回来。这个微小的动作，她看到眼里，她从这个小动作知道，他是个没碰过女人的男人。于是她把手伸给他。让他给她戴，但五个手指蜷着四个，只有无名指伸着。他不自然地给她戴上，她又伸出另一只手，还是只伸着无名指，他又给她戴上另一个戒指。她缩回手低下头，自己又正了正。随即抬起头来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看得他有些不好意思。两人只是互相看，却谁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想找个话题，可又找不出来。于是便站起来，说：“你休息吧，我走了。”她一听他说走，急忙站起来，抓住他的手说：“哥，你已同意娶我，我们已成夫妻，你不和我睡在一起，却到哪里去睡。”

她这一问，把江涛弄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说娶你？你又什么时候说嫁给我？”

“哥，你要笑我？”十娘板起面孔问。

江涛刚才的笑容也收了起来，说：“我怎么会要笑你，我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怎肯要笑你？你肯嫁给我？”

从他这股子认真劲，她断定他不是要笑自己，而是不懂戴戒指就是订婚，让其戴戒指，就是接受了他的爱。于是急忙改嘴说：“哥，你别生气，有钱人定亲都送戒指，女方让男方给戴戒指，就表示接受了他的爱。你刚才给我戴戒指，我认为你要娶我，我让你给戴，就说明我同意嫁给你。现在你明白了，你是不是真想娶我，如果不愿意，现在还可以改。”

“你肯嫁给我，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怎会不同意”，说着便坐在

她身边。她倒在他怀里，一股暖流传遍两人的全身，双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于是他们熄了灯，脱掉衣服，紧紧地抱在一起。

他俩在西间谈话，大娘在外间偷听，因为她很想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当她听他们说定婚时，她高兴地心里说：真是天上飞来了金凤凰，我儿子真有福。当他们熄灯睡在一起时，她一边往自己房间走，一边说：缘分，真是缘分，这是前生定下的，不然，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美如天仙的姑娘，怎能嫁给我儿这个穷小子！她心里象吃了蜜那样甜，她笑地心里开了花。

第二天早上，老大娘做熟了早饭，到西间门前听了听，他们还在熟睡，她不忍心惊动他们，直到太阳老高老高，他们才起来。吃过早饭，两人又回到西间，说起了悄悄话。大娘收拾好碗筷便回到东间，她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想和他们一同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但她知道，在这时候，他们只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即使是亲生父母，也是多余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她不去打扰他们。

他们先商议结婚的事，决定不再举行仪式，因举行仪式，不仅花钱，说不定会招来什么麻烦，若让那些寻花问柳的公子少爷知道了，岂不又是灾难。此事决定后，她又问起那两个人头，他说：“我早把它扔进江里喂鱼去了。”

“涛哥，我跳江后李甲孙富这两个坏蛋走了没走？”十娘问。

“走了。”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李甲那个简单，追上他后，跳过船去，割下人头之后，把身子扔进江中，那一千两银子，我分文没取，全留给了船家，我想他们不会到官府去自讨苦吃。孙富这个龟孙子有仆人，人多，不便下手。我便从万花楼叫了一位貌美艺绝的姑娘，扮做我的妹妹。一船春风一路歌地追上去，我们先在船上唱，后来又码头上唱，他终于控制不住了，派人过来问这女子是什么人，和我是什么关系。我说她是我的妹妹，以卖唱为业。来人回去告诉他，他先是听唱，赏赐

颇多，然后让管家告诉我，说他非常喜欢她，如肯陪他一夜，赏白银100两。我说得和妹妹商议，看她是不是同意。他见我不冷不热，便又增加了100两。我说：好，我马上去和妹妹商议。我回到船上，休息了一会儿，便去告诉他，我妹妹说，既然孙老爷喜欢我，这是我的福气，银子多少不在话下，只是别到他船上陪他，怪害羞的，愿让孙老爷到我们船上来过夜，而且最好是等人们都睡下之后，否则让别人看见，以后还怎么嫁人？还有，孙老爷别带人到这船上来。我还告诉他：我妹妹这是第一次和男人上床，孙老爷应该理解她。管家说：行、行，没问题。晚上他果然一个人带了二百两银子过来，当他进入船仓后，我便悄悄把小船划走，在远远离开码头后，我便割下他的头，把身子扔进江里，二百两银子给了姑娘。”

“那姑娘若把这事说出去了怎么办？”十娘担心地问。

“姑娘不会对别人说。她就是被富布仁的儿子富寻德抢去玩过之后卖进万花楼的，她恨透了这些人。”

俩人把他们的不举行结婚仪式的决定告诉娘，娘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也同意这么办。娘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到坟上去拜祭涛他爹。江涛听后没马上表态，扭过头去看十娘，十娘爽快地说：“行，什么时候去？”

娘说：“那咱今天下午就去吧。”

江涛出去买了些烧纸供品，三人便来到爹的坟上。这是一个山坡上的小平地，周围竹木成荫，特别幽静。

“这个坟头是你爹，那个坟头是谁？”娘问。

时至今天，江涛也只好实话实说了：“那是我姐姐。”

“你姐姐？”娘反问道。

“是，那是我姐姐。”

“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娘说。

“我怎么敢告诉你？当时若告诉你，还不把你气死？”

“她是怎么死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娘又问。

“去年的一天，我到城里卖鱼，回来晚了，见江边有两个人，东瞧西看，鬼鬼祟祟。我觉得有问题，便悄悄把船靠了岸，我转到他们背后，轻轻走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又见旁边放着一个大竹筐，上边盖着一个布单子，我揭开一看，是个死人，我说：‘你们杀人了，死的是谁？’其中一个见事不妙，转身就跑，我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他，放倒在地，用脚踩住他的胸口问：‘死的是谁？你们为何杀她？’

‘人不是我们杀的，不信你问他。’他指着站在旁边的伙伴说。

‘的确不是我们杀的，是她自己碰死的。’旁边的那个说。

‘她为什么自己碰死？’我问。

‘老鸨让她接客，她不答应，老鸨就让人打她，打得她受不住了，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她是哪家的姑娘，叫什么名字？’

‘万花楼的，是富布仁的儿子富寻德卖的，原名叫江花，后改名梅花。’他停了停又说：‘您放了我吧，这事真的与我无关。’

‘好，我放了你们。’我说着抬起脚来。又一想，我得看看是不是我姐，在火光下我仔细一看，真的是我姐，我便把她运回来买了口棺材，找了几个人把她埋在这里。我怕你知道后难过，就没和你说。”

娘听后哭成个泪人，她坐在女儿坟前，边哭边说：“孩子，你爹你娘对不起你，咱穷人的命怎么就这样苦……”

起初，十娘也跟着哭，后来一想，还是劝老人回去吧，哭坏了身子，还是自己受罪。于是便劝娘说：“娘，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让涛哥给姐姐报仇。”

大娘听儿媳劝说，心里想今天他们的大喜日子，哭哭啼啼不吉利。于是她站起来，走到丈夫的坟前跪下，摆好供品，点着烧纸说：“涛他爹，我和孩子们来看你，咱涛娶了个好媳妇，心眼好、人又

俊，你看了也一定很高兴。”

回到家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尤其是十娘和母亲。母亲想女儿惨死的情形，十娘想江花和自己。今天虽是她和江涛的大喜之日，但一点高兴劲也没有。

江涛备办了一桌丰富的饭菜。他想，尽管我们不举行结婚仪式不邀请亲友，但我们一家三口总该吃顿像样的饭吧。于是他就准备了这桌丰富的饭菜。江涛不喝酒，母亲更不喝，可他还是买了一坛好酒，因为十娘喝，这些日子她很愁苦，今天应当让她高兴高兴。

饭桌上，母亲和十娘的心里仍很沉重，但这心情与今天这个日子实在不协调。于是母亲强说强笑，十娘也随声附和，尽管婆媳都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但笑得都不自然。

结婚的宴席结束后，天已黑了，母亲到东间，小两口来到西间。

“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后悔不应嫁给我？”他问。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怎会后悔，我打着灯笼找了这些年，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位如意郎君，怎会后悔！”她说着一头扎到他怀里。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不是不高兴，是想：为什么我们穷人家的女孩子命就这样苦？就这样被有钱有势的人欺辱？喂，你为什么不想为姐姐报仇？”

“我早为姐姐报了仇。”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她的头发。

“你是怎么报的，可不可讲给我听听？”

“你想听，好，我给你讲。”于是他开始讲报仇的事：

“埋好我姐姐以后，我化妆成一位贵公子，便到万花楼去了，我随便叫了一位姑娘。当她把我领进她屋时，我便把门插上。她对我笑了笑说：郎君，不插门也没事，没人来。她一边说，一边脱衣服。我说：姑娘，你不用脱衣服，今天我不是来干这事，我是来打听一个人。还没等我说完，她脸上的笑容全没有了。”

‘你打听谁?’她问。

‘梅花。’

‘你打听她干什么?她死了!’她声音很低,脸上出现了一种哀伤的表情。

‘她怎么死的?’

‘是她自己撞死的。’

‘她为什么要撞死?’

‘妈妈让她接客,她不接,妈妈就让人打她,打的她遍体鳞伤,她实在受不住了,就一头撞死在墙上我这是听姐妹们说的。’

‘打她的那人叫什么?’

‘听说是狗头蝎,这人姓苟,非常狠毒,姐妹中许多人挨过他的打,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狗头蝎。先生,您问这些干什么?’

‘我随便问问。’我又问狗头蝎的个头、长相,我赏了她一两银子,就出来了。在街上,我让写字先生代我写了封请柬,大意是说您的老朋友钱老爷后天在江川酒楼请客,敬请光临。下边注明派车来接他。

我预先雇好一辆车,提前到万花楼门旁等他。他出来后东张西望,最后便向我走来。还没等他开口,我便走上前去,问:‘您是苟先生吧?’

‘是,您是?’

‘我是钱老爷的管家,请上车。’他上车后,我们便向城外跑去。后来他觉得不对劲,说:‘这是上哪里?’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到城外一个小山岗下,车停了,我先跳下来,他也跟着下来。其实他也早看出不是请客,他觉得自己有几下子,会几招,有点不在乎。

‘你请我到这里来干什么?’还没等我开口他便先问了。

‘我想借你的蝎子敌用用。’

‘你不怕被蜇死?’